

凝住

香光莊嚴【第七十九期】民國九十三年九月 ▼ 一二四

此時，從大殿裡走出一位老師父，乾癟的臉頰，卻有一雙清亮的眼睛。

「我十七歲就來了。那時，我的師父在這拜佛，」

老師父指著桌上的蒼鬱老松說：「這些是師父生前種的，都是我在照顧。」

一

末夏的天空，還是顯得藍，偶爾白雲飄過，像蒸發的水氣般很快地就消失了，任何東西似乎都很難在蔚藍的天空駐留，儘管只是一秒。

阿元站在大殿門前，怔怔地往裡頭拜佛的老師父背影直瞧，不敢發出半點聲響。大殿裡除了悶熱的空氣外，還有一股凝住的檀香，在不流動的空氣中，顯得有些濃郁而嗆鼻。

「喔，年輕人，阿彌陀佛。」老師父突

然轉個身，發現背後站著一個年輕女孩，繫著兩條小辮子，雙手搓著裙子，有些靦腆。「阿彌陀佛！要不要進來拜佛？」

「阿：彌：陀：佛：」女孩囁諾地應著，雙手搓著裙子，顯得更緊張了。

「不要緊張，誰帶你來的？」老師父親切地向年輕女孩招招手，示意可以進來，「來來來，師父教你拜佛，不用緊張。」

二

不破舊卻孤寂的古剎，坐落在新闢的



環山道路旁，兩旁高聳的樹林，蔭出一條滿滿青苔的道路。當車子開進寺院的山門，車輪碾過青苔，壓過滿地的落枝，不見蒼蒼橫翠微的感動，卻有不聞人語響的孤寂落寞。

古剝斑駁的殿宇，在層層的階梯上。拾級而上，四周卻竄出數隻瘦黑的土狗，狗兒並不出聲，但眼神仍銳利，我稍稍卻步，想轉頭就走。此時，從大殿裡走出一位老師父，雙手拄著拐杖，消瘦的身子，乾癟的臉頰，卻有一雙清亮的眼睛，閃著光照會了我，我，愣住了，站在原地不敢動。老師父緩步走來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我也跟著喊了幾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喊了好幾聲，才發現她老人家重聽得厲害。她捕捉著我的嘴型，知道我的回

應，直笑著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就這樣，匆匆地擦身而過，這位老師父，沒多說什麼，也許她曉得我還有其他行程，拄著拐杖，沒轉身，沒回頭，朝她原訂的方向走去。哦，聽說，今年她已經八十五歲了。

三

「阿爸，我想要去住菜堂。」阿元夾了一小撮肉絲，往嘴裡塞，含糊地說著。

「菜堂？妳要去住菜堂？」阿元的爸抬起頭來，飯粒還掛在左嘴邊，張著口：「妳是瘋了？沒事說要去住菜堂！住菜堂很辛苦的，咱家也沒有錢，妳去住菜堂會被人欺負！要做苦工咧！」阿元的爸嚥下嘴裡的飯，又塞了一口空心菜。

「小姑，妳是怎麼了？是不是給人放符咒了？去菜堂喫菜，是很丟人的。外面的人還以為妳是嫁不出去，才去菜堂喫菜。而且如果去了，妳就不能再回來，如果回來，阿爸的臉都會被妳丟光。」大嫂一邊將飯餵給寶寶吃，一邊念著，眼睛還不時地瞄著阿元。

阿元沒有答話，她繼續吃著碗裡的飯，又夾了一小條肉絲，心想進菜堂以後就不會再吃肉了。談話聲突然停止了，安靜的四周，只有碗碟湯匙發出的細碎聲，以及寶寶偶爾無厘頭哇哇地叫一、二聲，讓凝住的氣氛，稍稍有些喘息的空間。

「阿元，如果妳不要結婚，阿兄可以養妳。」大哥突然冒了句話。

「什麼不結婚，查某囡仔不結婚實在是

丟人丟死了，還要去住菜堂！阿元如果真的去菜堂，就不要回來，不然我們家的臉，不知要往哪裡擺。以後，你阿兄在別人面前怎麼站起？」大嫂嗓門提高，尖聲叫了出來，一連串念個不停，兩隻手晃啊晃地，右手那湯匙的飯，老到不了寶寶的嘴。

「甸甸！都不要講話！」阿元的爸怒吼了一聲。

四

老師父都會在大殿裡用功，中午坐在椅凳上，腳前擺著另一把矮椅子，隻手托頭，竟然就這樣打起盹來。我開始對她有些好奇。傍晚，又與她相遇，我讓自己顯得不匆忙，趨前打招呼。「老師父，阿彌



陀佛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！」她老人家笑笑地看著

我：「你從哪裡來？」

「嘉義！」附在她的耳旁，我使勁地大

吼，深怕她老人家聽不清楚。

「喔，嘉義！那個地方不錯哦！」

「老師父，你幾歲來這？」

「我十七歲就來了。那時，我的師父在

這拜佛，」老師父指了指大殿中央的拜

椅：「他看到我，就問我要不要來這裡？

我問師父是否願意收我做徒弟，師父打量

我說可以。於是我回去跟阿爸講，隔天就

來了。師父看到我來了，很高興地講：

『很好！很好！』

我問：「你爸爸沒有反對嗎？」

「阿爸沒有，阿兄跟阿嫂有。阿嫂說去

菜堂，就不能回來，回來會很丟人的。阿兄說他可以養我，不要我去菜堂。」

五

偌大的大殿裡，佛陀謎著眼微笑著。

從不改變的微笑，凝住般，從不改變。

「師父，我要來喫菜，師父可以收我做徒弟嗎？」阿元站在大殿外，往裡頭喊著。

老師父微笑著向著阿元招手：「趕快

來。你這孩子真是有善根，很好。」

阿元快步迎向老師父，兩條辮子還晃啊晃地，沒讓老師父多走，阿元趕緊跑向老師父，站在老師父跟前：「請師父收我做徒弟，以後我就在菜堂喫菜，跟著師父，做什麼都可以。」

老師父直點頭：「很乖，很有善根。」

咱來喫菜，就算是去後山砍柴、種菜，也是為了讓大家來喫菜，咱帶給別人歡喜，我們自己也歡喜。」

阿元聽得猛點頭，不知怎麼地，只要想到以後可以住在菜堂喫菜，心中就好高興。眼前親切的老師父，比起家裡那既愛喝酒又酒癖不佳的阿爸、斤斤計較的阿嫂、半天也說不到一句話的阿兄，還有整天吵鬧的娃娃，感覺真是好太多了，阿元的心好像飄起來一樣，跟著老師父在蒲團上拜三拜。

之後，老師父叫來另外一位*師，瘦長的臉不大笑，阿元心裡嘟囔著：「怎麼這個人長得真像阿嫂，皮笑肉不笑地。」

老師父說：「這是*師，以後大家

都是師兄弟，要互相照顧。」師父還說要選個大好日子，準備給阿元剃度。

六

「現在這裡住幾個人？」我附在老師父耳朵旁大喊。

「喔，沒住幾個人啦。以前我師父還在的時候，這裡有好多人。師父很慈祥，常常講好聽的故事給大家聽，還會教他們爐香讚的板眼。大家就圍在一起唱爐香讚，很有趣。師父會教我們一個一個、兩個。」老師父的雙手，晃了幾下做拍打狀，她也會爐香讚的板眼！

「結果，師父死了，他們哭得死死去，後來大家就離開了。」老師父描述弟子們的傷心時，只有認真講話的光彩，沒有太



多表情。

「這裡住過在家人嗎？」

「有啦，以前有。有一個查某人，生氣她先生在外面有女人，一氣之下就衝來這，住了一段時間，說什麼全部都要放下。後來，她回去看孩子，死的時候，她的先生跟她兩個人一直哭一直哭。」老師父的故事情節有些跳躍，我聽不太懂。

「不見面沒事情，後來兩個人見面，她的先生說還是要她，但已經太晚了，太太臨終前，兩個人就一直哭一直哭。我跟查某人講：『不能哭，哭的話，往生後會去惡道，要念佛，要念佛。』那太太說：『好！好！』我也跟她先生講不能哭，先生也講：『好！好！』然後，那個查某人跟著我念佛，念沒幾下，眼睛一闔上，人就

過去囉。」

七

阿元出家了，師父給她取個法號叫做淨元，淨元師沒認識幾個大字，但卻勤勞。個兒小小的，後山出坡砍柴、清理大殿，淨元師都認真地跟著做。有一天，淨元師聽到老師父從大殿喊得好大聲：「淨元、淨元！」淨元師放下手邊的工作，沒命地往大殿的方向跑去：「師父，我來了。」老師父見到淨元師，直招手，「趕快過來！趕快過來！」

「師父，什麼事？」

「現在大家在大殿裡面念佛，妳作伙念，作伙學。以後就會了。」

淨元師摸摸頭：「喔！可是，我那邊

的工作，還沒做完。」

「沒關係，那個不重要，趕快進去聽。」師父直揮著手，要淨元師進大殿。

淨元師拍拍身上的灰塵，輕手輕腳地走到最後一個位子，前面這些大眾師，大聲地誦著聽不懂的咒語，嘍哩咕嚕地沒有停止，淨元師合掌站在最後，還沒跟上兩句，就打起哈欠，一早起來到現在，都還沒休息，淨元師感覺到全身愈來愈沉重，好累好累……

「淨元，要認真學。這裡妳最年輕，跟著聽，久了，早晚課誦妳就會了。寺裡的人大多已經七、八十歲，妳趕緊將課誦學起來，以後就不怕沒有人起來課誦了。妳要趕快學哦。」

日出東方，斜斜地穿進大殿，灑了一

地的金黃，師父帶著淨元師，耐心地跟他解釋法器、唱韻……。淨元師摸著頭認真地聽著，用心地跟著哼，她可不要讓師父失望，無論如何，都要把早晚課誦學起來，好讓師父覺得這個徒弟還是有用處的。師徒倆就在大殿裡哼吟念念，唱起爐香讚，斜穿進來的日光，漸漸收拾那滿地的金黃，師徒倆人的身影，也在慢慢變暗的大殿中，逐漸地隱沒。

八

那一天，還是在大殿裡，老師父正準備要去休息。我問她：「老師父，你的指甲太長了，我幫妳剪，好不好？」

「沒啊，沒啊，我只有留這三隻而已。」老師父伸出瘦骨嶙峋的手，確實大



拇指、食指，以及小指的指甲特別長，她表示小指指甲是挖耳朵用；食指與大拇指是為了剝東西好用。我問平常誰幫忙她剪指甲。

「我的姪子會來啦。他有空就會來看我，順便幫我剪指甲，剃頭髮。」老師父頓了一下：「我看到他們，就會想到他們沒父沒母，像我一樣沒有阿爸阿母，我就很傷心。他們很孝順，會說：『阿姑，我幫你剪指甲。』很乖、很乖。」那老人家的眼，本是白濛濛的，不知怎麼地，眼眶突然紅了起來，舉起那枯骨般的手指猛揉眼睛。

我拍拍老師父的背：「妳十七歲就來，你有讀書嗎？」

「沒啦、沒啦。我沒讀書。」

「那師父教妳什麼？」

「師父教我早晚課誦。每次人家在拜佛，他就叫我跟著學。後來，我背大悲咒給師父聽，師父說我背得很好。從此以後，師父都叫我來負責課誦。」老師父說著說著就笑了起來，那段時間大概是她與師父最親近的時光吧。

九

師父去世了，淨元師跪在一旁，眼淚直掉，嘴裡跟著佛號，兩眼直瞪著靈堂前的遺照，照片中的師父還是一樣親切，眯著雙眼，好像還直瞧著大家，嘴角那絲若有若無的微笑，還帶著。淨元師心裡問著：「師父走了，該怎麼辦？自己今年才二十來歲，看看四周左右的師兄弟、居

士，沒有一個是熟的。平常都是師父在招呼，如今這些要怎麼辦？而自己的未來呢？」兩旁的人都哭得傷心，淨元師嘴裡唧呀地跟著佛號，愈唸愈大聲，對於師父的離去，淨元師的心裡有著莫名的憤怒與恐懼。

十

「你跟在師父身邊幾年？」
「師父在我廿幾歲時就去西方囉，沒有幾年啦。」

「妳曾經離開這裡嗎？」
「沒啦，沒啦！我一直都在這裡。」
我張大了嘴：「從十七歲到現在，妳都沒有去過別的道場？」

老師父得意地點點頭：「以前師父在

的時候，這裡有很多人也很有趣的，師父走了，大家哭得死死去，後來大家就離開了。」老師父睜著白濛卻閃著光的眼認真地說著：「師父還在的時候，這裡有很多人。每回大家拜佛時，師父會叫我趕快過來跟著學。那個時候很有趣……」

「不是說過了？」我心裡納悶。才發現老師父又陷入出家早期那段如沐春風的回憶裡，回憶本就不分新舊，也不必管對方聽過否，回憶時就是回憶。看著老師父閃著亮光的雙眼，我拉著她的手說今晚前院有營火晚會，我們一道去看看。

老師父沒有拒絕，走到大殿前廊，指著庭上的蒼鬱老松說：「這些是師父生前種的，都是我在照顧、澆水。」老師父的師父，早在她二十多歲時就已經往生了，



但在她的成長路上，出家的那一幕，遇到師父的那一點，彷彿是凝住不動，一直伴著她，從年輕到年老。

十一

末夏的天空，還是顯得藍。原本寧靜的古剎，因為暑期活動，熱鬧了些，熱鬧也只是一些。活動結束時，我趕著去提行李，行經大殿，老師父正在裡頭，我心裡想著等會再來跟她道別。突然空曠的大殿裡傳來一聲：「師父啊！」凝住的一聲！我，愣住了，站在原地不敢動。怔怔地看著她的背影，拄著兩根拐杖，在斑駁的殿堂中緩步徘徊，而偌大的大殿裡，佛陀還是一樣眯著眼微笑著。



(繪圖／夏末生)